



「明」郭子章／著

謝輝／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郭氏易解

郭氏易解卷一

易經 郭子章 著

易經論

易論一

天地者何也？生生之謂道也。生生者何也？易有人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人生人業則生生之謂也。而易管是矣。有人地然後萬物生，為置天地之間，但萬物成文之理也。也以十六十四卦以次而受，故曰生生之謂易。被乾坤者易之綱也。人生於乾，廣生於坤，生生之易，蓋著於乾坤也。乾坤設則人生，廣生者不生，無以見

「明」郭子章／著

謝輝／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郭氏易解

郭氏易解卷一

李和 郭子章 著

易圖考

易論

大易者何也生生之謂道生生者何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而生大業則生生之謂道也而易者之有六十四卦者何也蓋天地之間萬物之理莫不有六十四卦之象以象之故曰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郭氏易解 / (明) 郭子章著; 謝輝點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325-8591-5

I. ①郭… II. ①郭… ②謝… III. ①《周易》—研
究 IV. ①B2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15095 號

郭氏易解

[明] 郭子章 著

謝輝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啓東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10 插頁 2 字數 200,000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100

ISBN 978-7-5325-8591-5

B·1029 定價: 3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郭氏易解》整理”（項目編號 1408）

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文化走出去

協同創新中心 2017 年度後期資助項目

前言

郭子章(1543—1618)，字相奎，號青螺，一號蠙衣生，江西泰和人。明穆宗隆慶五年(1571)登進士第，官至兵部尚書、右都御史。爲官之餘頗事著述，一生著作超過七十種，而其在易學方面的代表作，即是成於晚年的《郭氏易解》。

一、《郭氏易解》的撰述與流傳

郭子章之治《易》，可謂有其家學淵源。據記載，郭氏之父郭元鴻年十六時，即“從劉先生基學《易》，弗解，授程正公《易傳》，乃曰：是詳於理而略於數。私披《焦氏易林》讀之，因旁通數學”^①。郭子章幼年時，郭元鴻即“手書程《傳》、朱《義》而口授之”^②。其後郭氏二十七歲入京師試恩貢，廷試第一，二十八、二十九歲又連中舉人、進士，^③蓋皆以《易》中，故郭氏自言因《易》竊一第。^④ 郭氏出仕之後，仍與當時一些治《易》名家保持密切交往。例如，其於萬曆十四

① (明)鄒元標《誥封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尚書右侍郎兩峰郭公墓誌銘》，《鄒公存真集》卷七，《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76冊，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66頁。

② (明)郭子章《易解序》，《郭氏易解》卷首，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刻本。

③ (明)郭孔延《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52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505—508頁。

④ (明)郭子章《易解序》，《郭氏易解》卷首。

2 郭氏易解

年至十六年(1586—1588)督學四川時,曾拜會著名學者來知德,“單騎直造其廬,知德具粗糲相留,竟日始歸”^①,並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為來氏所著《易經集注》作序。明代後期另一象數學派名家,著有《易象鉤解》之陳士元,亦與郭氏有交往,郭氏且曾以易學“與陳、來面質”^②。在家學與交遊的影響下,郭氏亦對易學頗有研究,而其代表性成果,即是成於晚年的《郭氏易解》。

《郭氏易解》之成書,在萬曆四十五年(1617)^③,但其部分章節之撰述,可能遠在此之前。例如,郭氏所著《蜀草》中,有《易論》二篇,其內容與《郭氏易解》卷一《易論》第一至第三篇頗有重合,蓋即其初稿。《蜀草》所收之《易論》成於萬曆十六年(1588)^④,如以此計算,則《郭氏易解》自始撰至成書,前後長達三十年。書成之後隨即付刻,約於次年(1618)刻成,即初刻十五卷本。此本在明末清初尚有流傳,如徐燊《徐氏家藏書目》有“《郭青螺易解》十五卷”^⑤,祁承燦《澹生堂藏書目》有“《郭司馬易解》十五卷六冊”^⑥,當皆是此本。朱彝尊《經義考》載《蟪衣生易解》十五卷,注曰:“一作《郭氏易解》。”並注明“存”^⑦,可見朱氏尚曾得見。但此後便流傳日稀,目前所知國內外各收藏機構,僅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

① (清)張晉生等纂《四川通志》卷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9冊,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255頁。

② (明)郭子章《乾坤二卦集解序》,《傳草》卷二之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5冊,齊魯書社,1997年,第685頁。

③ (明)黃養正《易解序》,《郭氏易解》卷首。

④ (明)郭孔延《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52冊,第529頁。

⑤ (明)徐燊《徐氏家藏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14頁。

⑥ (明)祁承燦《澹生堂藏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53頁。

⑦ (清)朱彝尊著、許維萍等點校《點校補正經義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年,第552頁。

今見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半頁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版心上題“易解”，中題卷數，下題頁數。卷端題“泰和郭子章著”。卷前有萬曆四十六年黃養正《易解序》、萬曆四十五年郭子章《易解序》，及《郭氏易解目錄》。各卷之後多題“門生江夏黃養正、攸縣文楚典、譚宗濂仝校刊”，其中黃養正爲舉人、攸縣教諭，還曾序刻《月泉吟社》^①。卷十之末題“吉水廖國英寫”，按廖氏爲萬曆間刻工，曾刻有王思宗《象考疣言》^②、張燧《千百年眼》等^③，其刻書工作多在湖南進行。加之負責校刊的黃養正、文楚典、譚宗濂等人，或在湖南攸縣爲官，或爲攸縣人，可見此本當是刻於湖南。全書十五卷，卷一爲《易論》六篇，卷二至卷十論六十四卦，卷十一至卷十三論《繫辭傳》上下，卷十四多論《說卦傳》，僅末篇《損益論》似論《序卦傳》，卷十五則爲《天文論》《地理論》《知幾論》《庶幾論》四篇論說，總計二百六十九論。各卷天頭、卷末及行間多有批注，大致包括墨筆楷書、墨筆行書、朱筆行書三種，可能出自二三人之手，而以墨筆楷書者爲早。今見該本卷五之末，有大段墨筆楷書批注，而天頭與文末又有對此段楷書批注的朱、墨筆行書批注，由此可推知其前後關係。惜書曾經改裝，天頭批注被裁去甚多，多不能卒讀。法國漢學家古郎(Maurice Courant)於1902年所編《中韓日文目錄》(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éen, Japonais, etc.)，即已著錄該書，謂爲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舊藏。^④ 該本卷中

① 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5頁。

②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編《古籍善本書目解題》，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5頁。

③ 尋霖、劉志盛《湖南刻書史略》，岳麓書社，2013年，第541頁。

④ Maurice - Courant,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éen, Japonais, etc. Paris: Ernest Leroux, 1902; 273.

尚有“BIBLIOTHEQUE ROYALE”鈐印，亦可見當是皇家圖書館時期的藏品。則大約在清代中後期，此本即已流入法國。

除了現存的十五卷本，《郭氏易解》可能還有一種十四卷本。此本著錄於《四庫全書總目》，為江西巡撫採進。檢《江西巡撫海第一次呈送書目》有《易解》四本^①，或即此本。此本的內容為：“卷一為《易論》六篇。卷二至卷九，六十四卦各為總論，少者一篇，多者至八篇，總論之外，又標舉文句，發揮其義，自師、謙、噬嗑、復、頤、大過、咸、恒、損、萃、革、鼎、旅、節、中孚、未濟十六卦無所標舉外，餘卦少者一條，多者至五條。十卷至十四卷，則雜論《繫辭》《說卦》，而《序卦》以下不及焉。”^②與十五卷本相比，其最大的區別在於論六十四卦的部分僅占八卷，而十五卷本占九卷。此外還有一些細節上的差異，如十四卷本師卦以下十六卦僅有總論，未摘其卦爻辭立論，故《四庫全書總目》稱之為“無所標舉”。但今見十五卷本中，此種僅有總論者尚有同人、蠱、晉等卦。未知是館臣撰寫提要時漏檢，還是二本之間本來即存在差異。此本《四庫全書》列於存目，今已不傳，故具體情況難以考察。

在《郭氏易解》之外，郭氏還撰有其他一些易學著作。例如，約編刊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的《燕草》四卷，收錄郭氏隆慶三年（1569）恩貢入京時所作經書時藝，其中即包括《易經》文二卷^③。又《乾坤二卦集解》一書，在郭氏此前所著《經書類解》十四卷的基礎上撰成，內容為“名理取諸程、朱者十九，象數取諸陳、來者十九，而不佞淺衷，昔與陳、來面質者，間筆之書。而羅明德、管東溟、鄧

① 吳慰祖校訂《四庫進呈書目》，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159頁。

②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2003年，第57頁。

③ （明）郭子章《傳草》卷十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56冊，第211頁。

定宇、鄒南皋、周海門五公所論乾元、龍德、潛龍、先天，又予平日所推高者，一一著之篇中”^①，可見應是一種輯諸家解說，附以郭氏己意的著作。郭氏自言成於“丙辰大水後”，按郭氏《年譜》於萬曆四十四年（丙辰）書“夏，大水，無麥禾”^②，蓋即指此，亦是晚年之作。此後可能又有所增補，今見《郭氏易解》卷三《不當位》篇下，引程子、朱子、王弼、來知德諸說，謂“諸說紛紛，似皆有理，今並載之，以俟知者”，附注“詳見《集解》”。所謂《集解》，可能即是《乾坤二卦集解》的增補之作，因“不當位”之文出需卦，已在乾坤二卦之外。這些著作有些在明代還有流傳，如《乾坤二卦集解》曾載於祁承燦《澹生堂藏書目》^③，但今皆未見傳世。又清代郭子仁所編《郭青螺先生遺書》，收有《刪補周易本義解注序》，謂“竊不自揣鄙劣，按《本義》而爲之補”^④，似乎郭氏還曾撰有注釋朱子《易本義》的著作《刪補周易本義解注》。此書國內未見流傳，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明楊發吾重刻本《周易本義刪補便蒙解注》四卷，其書名頁題“刻郭青螺刪補周易便蒙解注”，卷端題“廬陵郭青螺精著”，從表面上來看，似即所謂《刪補周易本義解注》。但其卷前郭氏序文，與《郭青螺先生遺書》所收者完全不同，且序中謂著此書者乃“豫章涵真子”^⑤。卷前另有署名“李太素涵真”者之序文，蓋即其人。其生平無考，然其序文與卷前另一篇署名李應春作之序，文字上反而與《郭青螺先生遺

①（明）郭子章《傳草》卷二之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5冊，第685頁。

②（明）郭孔延《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52冊，第569頁。

③（明）祁承燦《澹生堂藏書目》，第253頁。

④（明）郭子章《刪補周易本義解注序》，《郭青螺先生遺書》卷十九，清光緒七年（1881）冠朝三樂堂刻本。

⑤（明）郭子章《刻周易本義刪補便蒙解注敘》，《周易本義刪補便蒙解注》卷首，明楊發吾重刻本。

書》所收郭氏序文有相合之處。總的來看，此書疑點甚多，很可能是坊間冒題郭氏之名，兩篇不同的序言恐也屬僞託，未必出郭氏之手。流傳至今且較為可靠的郭氏易學著作，仍當屬《郭氏易解》。

二、復古求真的治《易》特色

作為一部撰述時間長達三十年、七十五歲方告成書的著作，《郭氏易解》可謂凝聚了郭氏一生的精力，也集中體現了郭氏治《易》之特色，即崇尚復古與求真，亦即黃養正《易解序》所稱“折衷群儒，直探四聖”^①。

《郭氏易解》之復古，表現在推崇古說與重視文字音義兩個方面。在推崇古說方面，《郭氏易解》引前代易說多達二十餘家，其中既有唐代之前的《易緯》《京氏易傳》《子夏易傳》《關氏易傳》等，也有宋代易學的一些代表性著作，如程子《易傳》、朱子《本義》、項安世《周易玩辭》、蘇軾《東坡易傳》等，此外還有與郭氏時代大致相同的明代中後期著作，如馮時可《文所易說》、鄒德溥《易會》、陳士元《易象鈎解》、來知德《周易集注》、楊時喬《周易古今文全書》、李贄《九正易因》等。在所引諸書中，唐代之前的古說頗受郭氏推崇。如對於託名為北魏關朗撰《關氏易傳》中的損益之說，其評價之曰：

予讀關子明損益盛衰之說，而知子明於《易》深矣。本之於道，稽之於德，而極之於數，約之於禮，推之於時，而歸之於《易》，何其晰也！然又曰“聖人濟其衰，戒其盛”，於盛衰之際，尤卷卷焉。（卷八《損論》）

^①（明）黃養正《易解序》，《郭氏易解》卷首。

此處郭氏稱關氏“於《易》深矣”，推崇之情溢於言表。此類對《關氏易傳》的推獎，在《郭氏易解》中頗不鮮見。如對於《繫辭傳》天一大衍章，郭氏提出，此章精義，秦、漢、兩晉人皆未得之，至《關氏易傳》方爲之發明，且下啓宋儒，其說曰：“至後魏，予得關子明焉。其與張彝論大衍義、乾坤策義、盈虛義三篇，皆漢晉人所未發，語甚精徹，宋儒多主其說。”（卷十二《天一大衍論》）基於此種推崇，《郭氏易解》對《關氏易傳》常有連篇累牘的引用，而幾無一語貶損。又如，對於《京氏易傳》，郭氏亦多有引用與贊許。如論離卦時，其即說：“京氏之論離，陸氏之注京，可謂極精矣。而概以卜占少之，可乎？”（卷六《離論》）與對《關氏易傳》的一味稱贊不同，郭氏對《京氏易傳》多少還有一些批評，如指其以孔子爲旅人之說曰：“甚矣夫房之不知仲尼也。”（卷九《旅論》）但總的來看，推許之辭明顯多於批評。郭氏對古說的崇尚，亦由此體現出來。

另一方面，郭氏在解《易》時，很重視對文字音義的考訂。例如，師卦《彖傳》“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郭氏先引程朱“毒害”之說與來知德“腊毒”之說，以爲未盡，而後論曰：

王肅毒讀育，《歸藏易》卦名小畜、大畜作小毒、大毒。蓋畜取育養牽止之義，毒亦育也。《老子》“亭之毒之”，注：“亭以品其形，毒以成其質。”唐代宗詔書“中孚及物，亭育爲心”，張說《姚崇碑》“亭育之功成”，皆以亭毒爲亭育也。毒、育古字通用，未聞師正而毒天下者。（卷三《師論下》）

對於“毒”字，郭氏並未簡單地隨文解義，而是在王肅之說的基

礎上，又博引衆家，以證成其與“育”字通假。此種考訂在《郭氏易解》中同樣屢見不鮮。如對於乾卦用九“群龍无首”，郭氏引《說文》釋“亢”爲頸，故“不亢即无首”（卷二《乾論二》）。對於需卦“衍在中”，郭氏則引《說文》“水朝宗於海”爲說，而不取程朱以“衍”爲“寬”之義（卷三《衍在中》）。這些考訂未必皆是，有些也恐非郭氏首創，如以亢爲頸之說，即又見於來知德《易經集注》^①。但郭氏對文字音義的重視程度，却由此可見。

與復古相比，《郭氏易解》求真的特色表現得更爲明顯。具體而言，郭氏在解《易》時，並不專主或盲從某家之言，無論是在明代前期佔據統治地位的程朱之說，還是與郭氏交好的來知德、陳士元等人的注解，郭氏都要一一加以分析對比，擇善而從。如對於屯卦九五“小貞吉，大貞凶”，郭氏即稱“程《傳》得之矣”，同意程子的以小貞爲漸正、大貞爲驟正之說，並批評朱子與來知德之說曰：

朱子謂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夫天下未有以正處大事而凶者。來氏謂六二爲臣，小貞則吉，九五爲君，大貞則凶。夫天下未有爲人君大貞而凶者。（卷三《屯論下》）

在郭氏看來，朱子以小事爲小貞、大事爲大貞，來氏以臣事爲小貞、君事爲大貞，都不如程子之說爲妥。但對於本卦的“建侯”之辭，郭氏則轉從朱子之說，謂：“建侯有二解：程子謂建侯以資輔助，建萬國、親諸侯之說也；朱子謂宜立君以統治，《左氏》立君之說也。今從

^① 周立升《易經集注導讀》，齊魯書社，2009年，第120頁。

朱。”(卷三《建侯》)某些情況下,郭氏甚至要參考多達六七家之說,才能從中選擇出較佳的一家。如隨卦上六“王用亨于西山”,郭氏即說:

程朱云:“居隨之極,固結而不可解。”於“上窮”字難說。李氏謂上六不道,馮氏謂上六驚悍小人,則太過,且於“西山”字難通。蘇子以西山爲西戎,來氏謂上六歸山,則太泥。惟鄒氏以爲文王羑里之時,爲得其解。(卷五《隨論下》)

此處郭氏比對了程子、朱子、李贄、馮時可、蘇軾、來知德、鄒德溥七家之說,才得出鄒氏之說較佳的結論。其不專主一家、唯真是從的求真精神灼然可見。

除了對前代諸家的批判性吸收之外,郭氏還勇於對一些相沿已久的成說,提出不同的意見。最具代表性者,當屬其對“四聖作《易》”說的批判。關於《周易》經傳的作者,孔穎達《周易正義》載二說:一謂伏羲畫卦,文王作卦爻辭,孔子作《易傳》,即《漢書·藝文志》所謂“人更三聖”,鄭玄主此說;又一說謂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馬融、陸績等主此說。其後以卦辭、爻辭分屬文王、周公的“四聖作《易》”說漸成主流,郭氏早年亦沿襲其說,在《蜀草》中的《易論下》篇,其即謂:“文王始圖後天,次序方位稍異於羲,每卦各繫以辭……周公又以彖言乎象,未言乎變,每卦一畫又繫以辭。”^①但到了晚年,其却又轉而支持三聖作《易》說,並對主流的四聖之說提出批評。郭氏認爲,孔子《易傳》、司馬遷《史記》及《易緯通卦驗》等緯

① (明)郭子章《易論下》,《蜀草》卷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4冊,第659頁。

書，都未提及周公作爻辭之事。後人之所以有此說，主要是因為爻辭中有文王身後之事，如隨卦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王”皆指文王，而文王稱王，乃身後武王追稱，故斷為周公所作。不知此乃誤讀爻辭。其說曰：

文正^①囚羑里時，未封王，安得自稱王？不知文意謂繫之維之，臣罪當囚，天王明聖，未知何日用亨于岐山乎？蓋期望紂恩云耳。且古者天子巡狩，其始至方嶽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紂之時不行巡狩之禮久矣，故於羑里而思曰：王其用亨岐山乎？蓋欲以巡狩之典，望紂舉行耳。“王”指紂，“岐山”“西山”，文自謂，非文自稱王也。（卷一《易論四》）

按照郭氏的看法，爻辭中“王用亨”之“王”指紂王，意謂文王希望紂王巡狩西土，祭於岐山，召見諸侯，並非指文王而言。這樣就否定了爻辭“多是文王後事”的說法，並由此批判了四聖作《易》說。基於此種觀點，其將《蜀草》所收之《易論下》改入《郭氏易解》時，即刪改了其中周公作爻辭的部分，將卦辭爻辭均屬之於文王。

《郭氏易解》中表現出的此種特徵並非偶然，而是與晚明經學的發展息息相關。明代後期，經學界興起了一場復興運動，其內容包括“開始懷疑或批評宋人注解的可靠性，書中開始兼采漢儒之說，甚或以漢儒之注代替宋人經說”“以為通經學古必須從字學入手，所以開始研究小學”“以實事求是的考證方法來研究經書”等^②。《郭

① 按：“正”疑當作“王”。

② 林慶彰《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49—150頁。

氏易解》正是在此背景下誕生，並以其復古與求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這一風潮的發展，從而成為晚明經學復興運動中一部不容忽視的著作。

三、易學中的心學與經世思想

從學術譜系來看，郭子章二十六歲師從胡直，而胡直為陽明再傳，故郭氏屬於陽明後學中的江右王門一派，而《郭氏易解》亦因之體現出濃重的心學色彩。在本原問題上，郭氏提出：

是太極也，謂之性可，謂之道可，謂之心可，謂之一可，謂之中可，謂之物可。（卷十二《太極論》）

對於朱子以太極為理的說法，郭氏並不能認同，認為“理氣本無先後，有理即有氣，有氣即有理，未聞理生氣也”（卷十二《太極論》），而主張以性與心解釋太極。一方面，此性與心為天地萬物之本，對此郭氏所說：“太極者，乾元之別名。曰大生，曰是生兩儀，則天地且從此生，萬物且從此始，故曰大始。”（卷二《乾論一》）“太極”即性與心，而太極一名乾元，郭氏亦以為“在《中庸》即所云性，所云中”，故“天地且從此生，萬物且從此始”（卷二《乾論一》），實際上即有心生天地萬物的意味。另一方面，在易而言，性與心即是易，亦即郭氏所謂：“易在天地間曰生生，人得是生生之易而為性，故性之字從心從生。古聖賢未嘗廢生言性也……易也，性也，一也。”（卷一《易論一》）而《尚書》《中庸》等典籍中關於性的論說，則遭到郭氏的質疑：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不知天地之中何所受邪？天生此民，使先知先覺覺後知後覺，不知天之知覺，何所使邪？上帝降衷于下民爲性，帝亦有衷有性，是誰降邪？天命之謂性，天亦有性，是誰命邪？（卷一《易論二》）

此種質疑的實質，是郭氏不能同意朱子據《中庸》“天命之謂性”，以理爲本原，以命爲天道流行賦予，以性爲人所秉受，從而將性置於第二位的說法。故其即針鋒相對地提出：“乾元之統天，性統之也。大明聖人之御天，性御之也。大人之先天，性先之也。天且不違大人，不違大人之性也。而天惡能以性降下民、命人物邪？”（卷一《易論二》）總之即推本心性，作爲其學說的最高範疇。在修養工夫方面，郭氏亦從心學的角度，提出了求物之本的格物之說。其說曰：

格物者格此太極，而後謂之真格物；致中者致此太極，而後謂之真致中；得一者得此太極，而後謂之真得一；明道者明此太極，而後謂之真明道；洗心者洗此太極，而後謂之真洗心；知性者知此太極，而後謂之真知性。（卷十二《太極論》）

郭氏認爲，格物當直求作爲本原之太極，不能像朱子等宋代理學家那樣物物而格之，否則必流於支離。正是基於此種認識，其即對朱子等將窮理、盡性、至命分爲三事的說法提出了批評：“窮此性命之理，了了無疑，便是盡性，便是至命。非窮理之外，別去盡性至命也。”（卷十四《窮理盡性至命論》）此即是由於郭氏以窮理爲求理

之本，本原一得，上下貫通，所謂“一窮理，一了百了，性盡而命至矣”（卷十四《窮理盡性至命論》）。在郭氏其他的著作中，也時常流露出類似的思想，如其於《格物齋記》中言“格物者，格物之本而末自舉”^①，《疾慧編》中言“格物者，格物有本末之物也”^②。可見此“格物之本”之說，是郭氏比較成熟而穩定的一個觀點。除此之外，郭氏還提出“存性洗心”的內求之說。在郭氏看來，“《易》之入手在洗心”^③，而洗心即是存性：

天地生生之易，而乾坤占事，以及陰陽不測之神，胥此出焉。故曰“乾坤易之門”。吾人生生之性，存存不已，而知禮德業，以效法於天地，胥此出焉。故曰“道義之門”。故存吾性，則可以見易……故存性便是洗心，洗心藏密，自然見易。（卷十一《易行論》）

按照郭氏的看法，易與心譬如水之於波，不一不異，故《繫辭傳》“聖人以此洗心”，非以外來之易洗我心，乃是通過反求於內，將本然之性存存不已，最終達到心、易為一，“虛空清淨”的境界。郭氏形容此境界說：“吾心之神，與蓍之神一也。吾心之智，與卦之知一也。吾心之易，與爻之易亦一也。稍不相似，便不名洗……極而言之，必一念不起，萬念不留，而後謂之洗；塵垢不污，嗜欲弗亂，而

①（明）郭子章《格物齋記》，《黔草》卷十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5冊，第404頁。

②（明）郭子章《疾慧編》，《黔草》卷二十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5冊，第549頁。

③（明）郭子章《易解序》，《郭氏易解》卷首。